



蔡中郎文集序



漢蔡中郎傳邕博學辭章爲書
紀十齋及雜文凡百卅篇傳於
世傳所載者釋誨鎡冀刺史顧
疏陳政要七吏金商所答災異
疏被收皆悉及世傳獨斷升訓
文選陳太丘茅碑文初學記短

齊中書集
序
及賦繞十數篇而已。按齊書藝
文志，洎吳氏，函參書目，並云：邕
集十五卷。今之所傳，繞十卷。以
外計，中書堂皇平亂之功，又言
廟頌贊述，各皇平亂之功，又言
昊无眷祐我魏之句，蓋以宗廟
指魏也。又言魏各帝祀，齊太尉

文綽丞相冀州牧魏主操謹
錄再拜祀美伯淮碑，稱建矣式
奉卒劉鎮南碑，建矣十三奉薨
太綸式奉葬，按邕本傳，董卓被
誅，邕爲王允所害，時奉中十一
歲，邕金甌所答災異，被杖，是云
臣今奉卯十八靈帝光綸元奉

屯董卓被誅獻帝初年三季也
 光和元年季戊子至初年三季至
 甲邕正年十式矣又初年三季
 季改興年式季改建年三季
 正月薨操薨三月改建年十月
 禪子魏王丕即初年季至是為
 式十穴季太禰式季
魏明帝

之式季至是又八季計邕死已
 式十穴季矣換初年已前操尚
 在誅卓之歲操胎系東魏太守
 破黃巾於壽張至建安十式季
 操自系丞相式十式季操自進
 系魏王夫貢魏宗廟而操不得
 光稱魏王至帝及至皇屯其美

伯淮鎮南薨葬相後季代差遠
豈矣得紀述耶是集也今既缺
五卷矣其所傳者蓋後之將更
者不本更迭編他處之文相混
之耳非十五卷之本編固矣建
矣黃初之文體多相類復不逮
廣按要集固不可知其誰之

也偶聞而竟得識于帙末无聖
紀號龍集癸亥余月哉生剛後
八日海陵西竺乎陽歐靜識之
序

蔡中郎文集叙

明少叅江藩東陽王乾章

蔡中郎邕陳留郡人也文集著

千卷舊刻於吳中夫中郎博學

善文為漢季禰家今雖遐邇儼

壤賈臺牧孺靡不思慕詠歌頌

桑梓之區制作不少驟見俾文

采無激寧非典籍之缺照者歟
 或曰文因人而傳中郎乃文人
 之無行者是以無傳焉此又不
 照古人之所為要不可以淺裏
 測識也彼其際百六之厄丁陽
 九之窮皆歆屈志淪汙默為推
 挽故楊雄獻美於新莽荀彧濡

跡於曹瞞彼豈嬰情好爵哉其
 意蓋有為也中郎當漢霧時以
 議郎病免及董卓崛起屢激不
 就劫之以威乃就旬日之間周
 歷三臺羌胡梟獍中郎豈不知
 之其應召也因將托為心膂
 其膏肓正論排之激詞飄之滋

容以開導之反覆以規諭之安
雜社之荒蕪噓炎兇於既燼乃
其心也被昏不知卒罹燃臍之
慘邕亦駢首就戮哀哉故子雲
以符舍投閣文若以九錫誅夷
中郎以一喋隕命三子者皆比
匪之傷其心乎漢則一也不然

邕嘗取朱穆以貞孤謂有羔羊
之節讚楊秉之清儉雅重純白
之標豈依卓以苟富賢者歟烈
邕曠世逸才學益不貫使其不
死必將抽金匱石室之藏品題
軒輊勒成一代之典與子長孟
堅爭馳不知孰為先後耳司徒

允憲其訕謗竟寘之刑滅典覆
紀難乎免於世笑予過陳留思
中郎風致歆吊其廬與墓飛烟
冷劫增慨噫焉撫笥中得中郎
文集檄陳留令徐子器校讎而
雕之徐令雅尚古作興起斯文
力任茲役亦以為邑之鄉先哲

也殺青已竟請予斯文乃并諸
首若夫窮經取則孝感免祥則
誌乘已備而識焦琴辨柯笛乃
博洽細事皆可畧也故予著其
事卓之心不後之人亦為解嘲
云爾

時

萬曆元年仲春望日書

蔡中郎文集

予刻蔡中郎集或曰中郎舍漢
而倚卓為之腹心非純臣也回
視屈大夫心乎為楚不同刻之
何足以勸忠也予曰中郎豈忍
於負漢者耶觀石上諸疏議及
答問災異公事狀指攝時政缺

尖旁引曲證無所回顧割切至
 矣視屈子奚異也他如稷卨者
 道陳太丘諸記則向慕而在亦
 可察見至述行釋誨二賦即陶
 靖節之閒情亦似不及子何泥
 迹而略心至此乎矧於時炎運
 中吾謫謫為廷中節以一孤出

立於群黨之間非徒言不見籍
 且澆而被收矣論者不傷遂為
 京師引用雜其執義不堅誠有
 可譽未必無深意存焉乃志不
 克遂身竟以隕石七隨之豈不
 悲乎願其博覽通覽滄溟無際
 昌言抗論究駁通人非天亦俊

稷瞻氣英毅六孰能之足與居
賈子稱無穀也使王允諸人能
為國惜才不忍玉石俱焚保得
纂成淳紀典司馬氏齊驅並駕
不至湮沒無聞胡其幸也乃竟
乘訥請不為表白又胡其不幸
也今即其遺文之僅存者刻為

傳之後之欲識中郎者因著述
以察其心因議論以求其志因
不免有過之失而怨其無過也
實知其過之可錄而取其文之
足傳為隙白之文獻惜中郎不
將羅於地下已哉為必律以
春秋責備之法則如楊子雲柳

宗元王介甫輩其立志制行豈
能過人特以其表作可觀皆習
文集行於世中即獨不當與並
乎此固少參王公所誤述之意
也亦予案為校讎者之意也或者
唯唯而退予遂刻而成之俾益
流傳於不朽云

萬曆二年三月庚望
賜進士第知陳留縣事東陽成
庵徐子無謹跋

故太尉喬公廟碑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黃鉞銘
 太尉喬公碑
 朱公叔議

蔡中郎集
 一卷

故太尉喬公廟碑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黃鉞銘

太尉喬公碑

朱公叔議

墳前石碑

王子喬碑

二卷

郭有道林宗碑

文範先生陳仲子碑

陳太丘碑

陳太丘碑

汝南周巨勝碑

彭城姜伯淮碑

陳留范史雲銘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慶士國叔則銘

三卷

司空楊秉碑

臨晉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琅邪王傅蔡郎碑

劉鎮南碑

四卷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胡廣碑

胡公碑

太傅祠前銘

漢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誌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議郎胡公夫人象讚

五卷

光武濟陽宮碑

太尉汝南李公碑

陳留索昏庫上里銘

陳留太守胡公碑

胡碩碑

六卷

谷丞相可齋議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答詔問災異八事

被收時表

七卷

和熹鄧后謚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薦邊文禮

薦皇甫規

八卷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讓尚書乞在閑冗

巴郡太守謝版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宗廟迭毀議

上始元服與群臣上壽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九卷

京兆樊惠渠頌

掾史張玄祠堂碑銘

袁滿來碑銘

幼童胡根碑銘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十卷

明堂月令論

月令問答

外傳

胡廣黃瓊頌

上漢書十志疏

述行賦

短人賦

飲馬長城窟行

釋詁

篆勢

隸勢

蔡中郎文集目錄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一

漢左中郎將蔡邕仙傳

太尉喬公廟碑

光光列考伊漢元公克明堯哲實叡實聰如
 淵之浚如嶽之嵩威柱虓席文繁雕龍撫柔
 疆垂戒秩率獲敷敷中夏五教攸通帝謂我
 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功公拜稽首
 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祗厥勳庸庶績既熙黎
 民時雍上下謐寧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

萬邦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
軍府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邊營入
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
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於京師朝廷
所以吊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於某所
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
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鉅鉞官簿第次事之
實錄書於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
喬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於橋山子孫之紹基

立姓者咸以為氏漢興世以禮樂為業高祖
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州相考
東萊太守公稟姓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
而不敢聞仁必行觀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繼
固弱寇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政所
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賊罪致之於理時
有椒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不為之動吏魚之
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
陽左尉特進穎王梁不親為河南尹當事以對

是時畏其權寵而為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
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
隸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御
命之儀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
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于其隆指
將軍嘉之無言不讎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
旬月羗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
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捲至則無事車
師後部阿羅多卑居初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

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
居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為王卑君侯稱以
奉使副指除侯部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
之事人以為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
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
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動
玄擅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為常
公達於事情剖斷不親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
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刑明賞遂民知勸懼

臨淄令賂財賊多遂正其罪受鞠就刑沒齒無
怨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
行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公捕
得見其悔辨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帝愛
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
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考首
伏即日伏辜遭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貞賊罪
明審收考髡鉗死於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
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瘞

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
檢於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詢章先入故
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
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雖非
已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
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南太
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劄毒深刻公
表升會放狼籍不顧天綱損辱國家為上招怨
當肆市朝以謝屯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

并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群下連表上不納而并遷為侍中公稱病辭後拜光祿大夫復拜大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遜臨難受位自凡列之後咸以明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析見是非明作達於事機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莫則來者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孫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北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為舍於鷺里弟卒推與其孫至於即世極殞無所清儉仁與之効於斯為著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於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喬玄為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

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越在先民毗於天子丕著股肱畢其思心式率
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尅紹厥由鑒於法罔敢不
法憲於誠罔敢不誠用摠是群后保乂帝家
在方策民咸曰休哉唯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
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
制詔曰其以司空喬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以謝

帝曰俞違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
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越其所以率夫百辟
媚於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脩思永同寅協恭
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彌
扞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克三事之繇允備
實青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彛倫不叙
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

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為太尉公拜稽首
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
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闡私志心在公以
盡為臣之節于時侍從陞階與聞公之昌言者
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既乃碑表百代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凶奴左部梁州
叛羗逼迫兵誅滹衍東移高句麗鬪子百固逆
謀竝發三垂騷然為國憂念西府表喬公昔在

梁州柔遠能通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
谷漢陽連在營郡齊力方剛明集御衆徵拜度
遼將軍始受旌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
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挽鉞請且息
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
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同弓勁矢利而經用省
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
羸治兵示威戎士踴躍旌旗曜日金鼓震奮守
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羗戎受首於西疆

百固冰散於東隣鮮卑收迹烽燧不舉眎事三年馬不帶缺弓不受彊是用鑿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群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大尉喬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州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超等摠角而逸群至於初紳高

明卓異為衆傑雄其性爽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琦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眼重器歸高明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為將作大匠為

受罰者而章拜議卽卽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詔病遜位起家
拜尚書令以疾篤稱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
病自替復為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
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
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席彫之威其拔賢
如旋源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光翔遠近
豫震茲可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於夏故吏
司徒博陵顧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

已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
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喬父秉文握武內為宗幹出為藩輔在
憲彈枉竟由厥矩允收於涼刈彼裔土爰將
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敷茲五
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衮
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為貞典
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逸
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朱公叔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
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
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
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靈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
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
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唯天子與五等
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
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

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
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盍纂襲前業不忘遺則
孝既至矣禮宜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
意參之群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
莫羨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
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
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
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
秋左氏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

曰上思剝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
忠行乎其中蓋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
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
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
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毅不我聽者
是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收冀州時值
凶氛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戰貴黨
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遙刑將有利也發墓
一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

仁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
無畜好財貨不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昔魯
季孫行齊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
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
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
是貞儉之稱文也知子籛篠卜遷於繹史曰利
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
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

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親焉惟敏而好學不
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為文也府君
所在屢以忤遠陷以深患焉除民害死生以之
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
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
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
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
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孟懿子衛之孫文公
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

與諸侯竝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
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
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同盟禮也此皆天
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
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
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
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
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
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

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
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
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
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
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
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斯不待
稱子而已

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書

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平
啓生公於宋其孫氏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
遂大於宋魯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
於臨淮考曰實為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
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
允其勲績尋終太僕契關馳思所以啓前惑而
覺後親者疊疊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
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
事諫謀深切退處畝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

順曼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
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
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家矯
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群公廷
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是舊州凶
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為重錫命作牧
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德令德塞群違貞
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區
用隔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

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
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
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
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尚書朱穆立節忠亮
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
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
纒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
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
之德

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文忠公
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
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龜域之南其
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
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
俗無廢於誠野歎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
不起棟宇乃作祠掌於邑中南舊陽里備器疇
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喪於平壤於是依德

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
之乃申詞曰

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編
編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
若讐柔亦不如仍用羽夷遠難受位帝曰休
我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胤女祖蹤父拜稽首
翼翼惟恭篤恭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吊降
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屍我皇我皇悼心錫詔
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

卷中即集 卷之一 續二

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駕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域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絕然而不顯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洎於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人踪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

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款竹策立冢前呼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頃更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疴瘵者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度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祇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

蔡中郎集 卷之一
萊王章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
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踪閔民慕尹喜之風
乃會長史遑乾訪及士隸遂樹玄石紀遺烈俾
志道者有所覽焉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
榮棄世俗飛神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
鶴駟載華笠奮金鈴揮羽旗曳霓旌懽罔極
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闕發丹情存美
冢舒哀聲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綬

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怖驚脩祠宇反凡
饋膳進甘香陳時傾願馨明煙直流祇照
庭祐邦國相黜民光景福耀無垠

洛古

卷之三



